

迴向

她首先感受到的是來自手腕的冰涼。

抬頭環視自己所在的空間，陰暗、潮濕，一股子死氣逕直鑽入她身上所有無防備的地方，彷彿有怨靈躲在角落直直盯著似的。她的對面坐著一個女人，從坐下來開始就不斷翻著手中的資料，於是這個空間就長時間瀰漫著令人發冷的沉默，終於那個女人停下翻閱，斜睨了她一眼，隨即目光回到資料上，一字一句唸誦：「姜玉秀，今年五十二歲，是你本人嗎？」

玉秀像是被招魂了般抬起頭，她點點頭，手腕上戴著的手銬隨著身體動作發出輕微的金屬碰撞聲，在黑暗狹小的房間裡劃開了細小的裂縫，她看見了，她清楚看到有雙蒼白的手從裡頭奮力鑽出，一把攫住她的脖頸將她抬離地面，玉秀感覺自己一點一滴被抽離、一塊一塊地被分解，她試著大口呼吸，卻怎麼都無法把咽喉中那種鬱結的窒息感吐出，於是玉秀開始大口咳嗽，咳得彎下了腰，手銬的敲擊聲越來越響，無一刻不在提醒她是什麼樣的人。

這段時間裡對面的女人從未看過她一眼，只是往前翻了翻資料，翻完了就往後翻，中間拿起桌上的咖啡啜飲，等待玉秀再也發不出任何聲音，就這樣維持著如胎兒般蜷縮的姿勢不動，那個女人才又開口：

「姜玉秀，你和死者蔡美玲是什麼關係？」

佛音琅琅，玉秀再睜開眼睛的時候以為已經過了很久，但牆上的時鐘明白的告訴她從講道開始到現在只過了五分鐘。吳文貞，或者該尊稱她為釋雲法師，穿著深色袈裟坐在火焰裡，火焰並不都是紅色的，那些藍的紫的綠的火光在法師臉上躁動的跳著，也把她的影子拉的好大好長，盡乎蓋過了她身後雲師上神的畫像。

法師說，雲師上神坐化的時候身邊出現了好幾種火焰，火勢大到把雲師上神燒化了，沒留下舍利子，只有火還熊熊的燒著。法師說這些火的氣都不同，每個都代表了雲師上神為世間眾生發的願，藍色是智慧、紫色是毅力、綠色是財富、紅色是福氣。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請佛燈回去燃燒、供奉，供奉時每日常唸雲寶陀羅尼心咒，我從前說過的，每一句咒語都有它們特有的能量頻率，跟供奉佛燈同時進行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法師邊說邊點燃了身前的佛燈，合了一個掌，

「惜福，平安。」
其他人也合掌致意，「惜福，平安。」
美玲只請了一個佛燈，請了紅色的。玉秀問她為什麼不多請幾個，「我八字輕，福氣多了被壓垮怎麼辦？」美玲說。玉秀心想難道福氣不是越多越好嗎？她囁嚅著最後什麼也沒說。現在想來該是應了她當時那番胡話，是她八字太輕了，所以僅需少少的福分就足以把她壓垮。

講道結束後，法師會和信徒們聊聊，關於近況、關於家庭、關於自身。法師是很好的人，她並不只是單純地傾聽，她給予回饋，使信徒們都很願意和她傾訴一切。只有在這種時候法師看起來才有一些煙火氣，但她仍習慣坐在講道的高高蒲團上，低垂的眉目裡隱約混雜極其隱晦的某種東西，佛燈已經完全熄了，玉秀想起法師常說：「天年混亂，人心躁動，禮懺諸佛，知足常樂。」在她看來，這裡聚集的都是不知足的人，包括她自己。

「要知足也要知道什麼是滿足，」當時李慶志附在玉秀耳邊小聲的說，「叫一群餓死鬼知足，就像叫乞丐捐錢，不是一場笑話嗎？」玉秀不置可否的用眼神示意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誦經上。對於李慶志這個人，玉秀一直保持在一個不近不遠的距離，面對他時常帶有目的的討好，她從不正面回應：不答應，也不拒絕。五十幾歲離婚的老男人，腦袋裡想的大概就那一回事。但玉秀還是喜歡待在精舍，這裡不會有人對彼此的處境感到意外，他們都是缺了角的人，所以在這裡虔誠祈禱，祈禱他們的聲音上達天聽。懺悔、懇求等從他們唇齒間傾瀉而出，經過符文和儀式，又以一種非常純淨空虛的形式使他們堪堪果腹。

唯一和這裡氛圍格格不入的是美玲，從姜玉秀在高中時第一次見到她，就知道她在成長過程中從未感受過飢餓，她看著蔡美玲像看著自己，更準確來說，是過去的自己。

在那個有些泛黃又貧瘠的時代裡，只有美玲能說出「不喜歡就不要了。」這類放肆的話。玉秀記得在她小時候，太陽總是熾熱的過份，她在融化的邊緣看見美玲恣意隨心活著的身影以為自己出現了幻覺，事實證明她們之間的友情也終究逃不過蒸發的結局。在美玲去美國唸大學後玉秀更加確信所謂青春的羈絆只是熱昏了頭的虛幻錯覺，玉秀不願解釋她心頭揮之不去的背叛感，她深怕釐清

了就是承認自己和美玲永遠存在無可跨越的鴻溝。
在三十幾年後美玲以用盡了氣力的模樣再出現在玉秀面前時，玉秀忽然感到一陣眩暈，她想著應該是美玲身上還帶有加利福尼亞的暑熱，害她掌心出汗，渾身躁動。

「台北的冬天不管過了多少年後再回來還是無法適應，這麼濕冷，簡直要刺進骨頭裡。這些年你怎麼熬過來的，玉秀？」

三十幾年後的美玲眉眼間沒了當年的傲氣，取而代之的是細碎的皺紋像裂縫一樣悄悄爬滿了她的臉，卻執拗的用了大紅色的口紅試圖替自己找回些面子。她整個人陷進了咖啡廳的暗紅色絨布沙發，丈夫倒下後她像個失去主心骨兒的娃娃，每天在家裡和醫院兩點一線的生活和日漸無光的未來，美玲說她不知怎地在某天夜裡想起和玉秀度過的青春時光，所以才這樣冒昧的邀請玉秀擇日盡早見面。

所以之後玉秀邀請蔡美玲來到精舍的事變的順理成章。法師領著美玲到她跟前，讓她說出一切困擾她的世俗妄念，美玲的聲音從踟躕進而激動，再後來她伏在蒲團上放聲哭泣，彷彿變回嬰孩。

精舍時刻播放佛經，法師仍是一貫低垂著眉目，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襯得她越發平靜，法師當然知道何為何不可為，業報皆為個人因果。

「福澤濟世，不致禍患。所謂誦經也是將大功大德迴向眾生，並非為自己累積福德。」法師嘴角噙著一絲不可察笑意，「佛學深廣，如今你已入門，從此改過方可。」

美玲適應得很快，當她不施脂粉、穿著一身素淨的道服唸誦著咒文時，玉秀瞟了她一眼，眼睛就再也挪不動了，當所有人都趴下去對著雲師上神的畫像行大禮時，只有玉秀直挺挺地站在那，手中咒文被捏皺一角卻無自覺。

李慶志對著玉秀後頸一捏，玉秀被嚇的一激靈，耳邊是他粗扁如烏鴉的大嗓門惹得腦門突突地疼：「魂被什麼勾了去？大家都在行大禮了。」

玉秀連忙趴了下去，雙手在頭上合掌，眼前一片黑暗。

「大禮功法以五體投地的方式來吸收天地精華，也是人類表達尊崇的最大誠意。」法師的聲音緩緩從很遠的上頭傳來，「很多人會想：『拜佛一定要這麼費功夫嗎？』這麼想的人，最後自然就放棄了。所以各位看，這麼簡單的一個動作，竟然能讓人的『貪、嗔、癡、慢、疑』通通顯現出來了。由此可知，大禮

功法是能夠確實、深入的檢驗身心靈健康。」

「惜福，平安。」佛音的鼓聲跟著法師的最後一個字同時落下，重重的打在眾人身上。

在寒冬退出台北以後，僅下了兩個禮拜潮濕的梅雨，暑氣就以非常黏人的方式纏上了每個在台北摸爬滾打的人。

據美玲所說，她的丈夫仍是在病床上一副死氣沉沉的模樣，她怎麼也想不透這病灶是何時潛伏在她丈夫身體裡，又是何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把他掏空成這副不堪一擊的模樣。

「玉秀，你說這一切是不是都是命？我想啊，如果是以前的我被人說『這都是命，你得想開點。』我還不衝上前去拉著那人領子理論幾句？」美玲輕笑著，又啜飲了幾口咖啡。「但現在我信了，我真的信了。這因果福報都是人作來的，我前半生還算好命，恐怕就是在這等著讓我還呢，也怨不了別人。只是去了醫院看見他癱在病床上那副樣子，我就覺得心頭堵的慌啊。」

「生也生不得，死也死不成，玉秀你說，我這是積了福報還是累了業障？」

玉秀和美玲每次都約在這家位在長安東路上的咖啡廳聚會，這是美玲的主意。

「我們以前放學時總是經過的那家咖啡廳，玉秀你還記得嗎？以前我們只能在外面看看，現在長大了總能進到裡面坐坐吧？」

玉秀也拿起了眼前的咖啡，其實她在美玲去美國讀大學後就來過這家咖啡廳，只是是以工讀生的身分。店裡總是忙得不可開交，單價也偏高，所以這還是她第一次喝到這裡的咖啡。

玉秀學著美玲的樣子先聞了一下咖啡，再啜飲幾口。她想到剛剛美玲說的話，抬頭發現美玲正對著⑤外隔著一個馬路的校園發楞，玉秀順著美玲的目光看去，望見一對身穿制服的女學生嘻笑著往校門口走去，她們的裙子隨著蹦跳的步伐翩飛如蝴蝶，轉瞬間就消失在視野裡。

玉秀的視線轉而凝結在美玲身上，她看著美玲手指上在陽光下閃耀的鑽戒和一看就要價不斐的連身裙，又捧起了咖啡一飲而盡，卻一不小心被嗆得眼淚直流，美玲的視線仍然追隨著⑤外的女孩們，彷彿在憑弔什麼。

自那之後似乎什麼事都突然轉了一個彎，變成了玉秀所不認識的樣子。

例如李慶志不再纏著她不放，而是整天圍著美玲轉。美玲看著沒有特別熱情，但也並不是特別反感的樣子，至少她在李慶志的手放上她的肩頭時沒有作出任何反應，玉秀想著這要是換作她，早就不動聲色的把那個老不修的手從肩頭撥開，還得輕啐他一口老色胚才行。

美玲也極少再來找過她，即使同在精舍，她也習慣和法師待在一起。在和玉秀相處的短暫時間裡，也開口閉口都是「法師說」，玉秀實在是聽得有些厭了，可面上又不好表現出來，只好應付的附和著。美玲自然察覺到她態度的敷衍，卻仍是自顧自地說：「法師說設壇供養是大德，壇城是諸佛菩薩、各方護法集會之處，集結了弘大的佛理和福報，法師讓我負責這次法會的設壇項目，實在是我的榮幸。」美玲臉上洋溢的幸福感不假，卻總讓玉秀覺得虛偽，沒等玉秀回

應，美玲又搶著說：「雖然設壇要花的錢比較多，但我覺得這是值得的，這不只是我的陰德，更是眾生的功德。不然你看為什麼最近颱風那麼多，聽說這幾天還有一個強颱要來，真的很扯。就是因為大家都不做好事，這一報就是報在所有人身上。」

玉秀隱隱覺得不對勁，她死死盯著美玲不斷蠕動著的雙唇，緊張的咬住了下唇。世界突然安靜的只剩下美玲說話的聲音，和玉秀不安的心跳如倒計時般一點一滴把她拉入深淵。

剎那間一切都爆發了，玉秀的弱點被美玲撕扯得皮開肉綻，所有的話從美玲口中說出都像在咒她不得好死，玉秀不記得她後來對美玲做了什麼，是搥了她一巴掌還是揪住了她的衣領，或是兩個都做了，玉秀每次回想都覺得腦袋轟隆作響，只知道美玲日後看她的眼神都像看見洪水猛獸，玉秀索性不理會了，就當自己百口莫辯，反正她也解釋不出什麼好話來。玉秀只記得美玲最後瞪著眼無助的罵她：「下賤的東西。」玉秀知道她下賤，賤的很。

所有人都知道颱風就要來了，玉秀看過颱風的路徑，那被媒體稱為「詭譎」的移動方向直直衝著北部而來，以驚人的速度迫不及待的把他們都拆吃入腹。所以法會以為天災祈福的名義舉行，負責法會的信徒由法師直接點名，包括美玲、李慶志和她，當下美玲就起鬨著明天要去餐廳聚餐順便討論法會的事，儼然二把手的樣子，其他人沒異議，這事就訂下了。

玉秀想不明白法師為什麼要讓她跟美玲一起負責法會，至少，她以為美玲會提出抗議，但她沒有。玉秀直覺地感受到一種被憐憫的噁心感在她喉道膨脹，讓

她扭曲、掙扎如籠中困獸。那本不該是她要承受的罪，這場法會也不是。但玉秀還是依約來到餐廳，卻沒有勇氣跨進門。她抬頭看著紫色的天空直到灰濛的餘暉將她整個人嚴實包裹，她推門，餐廳裡一副明亮歡愉的模樣，哪裡像是要為天災祈福？她落座，先為自己倒了一杯茶。

美玲愣是沒看她一眼，忙著招呼其他人的同時另一隻手還被李慶志捉在手裡，兩人眉來眼去生怕大家不知道他們關係似的，美玲那昏迷的丈夫要是知道自己老婆和其他男人幹這種不知羞恥的事，怕不是得昏死第二遍。

餐桌上明明沒有酒，但大家都像是喝了酒一般開始鼓譟、喧鬧，連平時冷靜自持的法師也舉起杯子要大家乾杯，敬什麼呢？法師想了想，就敬雲師上神普濟眾生遠離苦難吧。

玉秀喝茶的間隙察覺美玲和李慶志一前一後的離開餐桌去了樓上，她瞟了眼法師，見她不做任何反應，便也樂得裝作沒看見。他們繼續喝茶吃菜，一刻都沒提及法會的事。

忽然一陣陣重物撞擊的聲響驚心動魄的傳了過來，他們回頭一看，發現美玲不知怎地以十分詭異的姿勢橫躺在樓梯前，頭似乎是磕到了牆壁的一角，鮮血不停湧出。而李慶志就高高的站在樓梯上看著一切發生，他的手還懸在半空，像斷線的提線木偶般彷彿下一刻就會支離破碎。

在這充斥死寂的空間裡首先行動的是釋雲法師，她抄起桌上的菸灰缸朝蔡美玲砸去，沉悶又破碎的聲音在室內迴盪時玉秀還沒回過神來，只隱約聽見「平安，惜福」，她認為自己肯定是幻聽了，但她突然又無法確定什麼是真、什麼是虛，此刻發生的一切都假的不尋常，卻真到無法忽視。姜玉秀走的搖搖晃晃，硬是走到蔡美玲身前，她低頭，美玲在血泊中睜大雙眼，嘴唇顫巍巍的開合。

「美玲菩薩以身殉道，捐出後生財產，是為大功德。」法師的聲音緩緩從上頭傳來，「玉秀菩薩，捨一人救百人的事，你認為值不值得？」

姜玉秀抬頭，釋雲法師朝她遞來一卷膠帶和一個大黑塑膠袋，那塑膠袋正好是一個人的大小。

「姜玉秀，你為什麼殺了蔡美玲？」

玉秀抬頭，發覺自己身在陰暗潮濕的空間裡，與她相隔一桌的女人不耐煩的用指尖敲擊著桌子，與玉秀有關的資料散落滿桌。

捉著玉秀脖子不放的蒼白雙手已經消失了，但她仍感覺有雙眼睛在緊盯著自己。她身子一傾，手腕上的手銬便發出刺耳的聲響，但她已經不怕美玲了。

玉秀咧嘴一笑，大聲道：「我沒有殺！是她該死！她該死！」